

长/篇/小/说
CHANGPIANXIAOSHUO

作者/丁啓凡

岛集



香港·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商

泉

丁啓凡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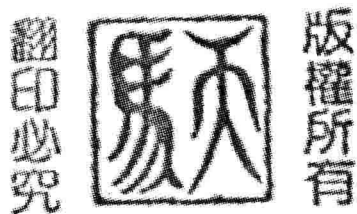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商泉》/丁启凡著—香港·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4.2

ISBN962—450—217—X/D.46930

I 商… II 丁… III 商泉



丁启凡 著

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

(香港上水新城路一百二十三号)

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

1/32

印张:7.6

2004年1月第1版

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75千字

印数:1—10000册

ISBN962—450—217—X/D·46930

定价:18.00元

内容提要

何中宝和杜恒分别是龙溪、天飞两个集团的老总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，他们勾结国家机关中的腐败分子，独霸一方，巧取豪夺，制假贩假，甚至不惜残暴的夺取对手的生命，最终双双踏上不归路。

序

小的时候,有许多理想,那是斑斓的梦,在心中萦绕。想当一名作家,成为艺术的创造者;想当一名教授,成为知识的传播人;想当一名警察,成为社会的守护神……然而,命运之神却最终将我推进了商门,而且是一个“自由商人”。

我并不热爱商业。所以经商,只不过是谋生的需要。因此,虽然在商海里尽力多获“剩余价值”,却又往往在赢得“蝇头小利”后便非与时俱进了。

当然,我并不诋毁商业。如果没有商业,可能整个人类都难以进步和发展。社会前行离不开商业,离不开商人的创造和劳动。于是,我又为自己是一名历史的推进者而骄傲和自豪。

身在商海,有甘苦,有酸甜;有喜悦,有忧愁;有悲壮,有义愤……由此而自发的冲动迫使我千万次举笔欲把商海中的五彩缤纷,把生意场上的激越昂扬表述出来,告诉人们,商海本是一出活报剧。于是,便有了《车城之恋》对商界成功者宋毅然的赞美;便有了《商泉》对商界恶人何中宝、杜恒之流的鞭挞。诚然,我的赞美和鞭挞难以达到应有的境界,但,它终让自己的感情得到了宣泄。而宣泄的快乐是再巨大的“剩余价值”都无法替代的。

——作者

二〇〇四年元月于湖北十堰

第一章

小汽车的引擎声由远而近，最后终止在别墅的场院内。

顾玉玢放下正欲取起来的牌，站起身，眼神探出窗外。从刹车声中，她知道是何中宝回来了。他这次在野人峡蹲了一个多月。虽说与他感情不深，但，夫妻多年了，分别时间一长，仍不免有些思念和挂牵。

汽车尚未熄火，发动机轻微的颤抖着，顾玉玢听来，仿佛是一头受累的牛发出的喘息。这是何中宝买到手不到三个月的宝马车，时间不长，马达的声音却如此疲乏。是不是一台拼装货？顾玉玢还在猜疑，何中宝已大步跨进来了。

何中宝中等个子，一件法国产真丝衬衣紧箍着滚圆的身子，上下几乎一样粗，乍一看，活脱脱一只橄榄球。野人峡一个多月的避暑生活，虽然悠闲，但与城市相比却有天壤之别，身上的肉还是掉了一些，毛绒绒的下巴胡茬炸开，和头上卷曲的厚发，遥向呼应，相映成趣。

“回来了，看你，人都瘦了。”顾玉玢推开牌桌，接过他手上的公文包。“去！他刚进屋你就亲热上了。”她这句话是对那只叫“陪陪”的小狗说的。此刻，那只雪样般的小狗举起前爪，往何中宝大腿上蹿，看到主人未理睬，急的吱吱直叫。

“连它你也吃醋？”

何中宝出了一口粗气，伸手捏了一把顾玉玢鼓圆的胸脯，顺势坐在牌桌边，拿起顾玉玢的牌，一看已取的牌中有一个大鬼，三个

小二，一对老 A，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这把牌，你们俩还想赢？趁早放牌，趁早放牌！”

他把牌散放到桌上，叫另外两位看。同桌的两位也是女的。一位外来的邻居笑容可掬地站起来，说何总出差刚回来，不好打扰，改天来陪何总打牌，说着向外走了。另一位是何中宝的同胞妹妹何中贝，已四七二八，还待字闺中，平时就对哥哥酸溜溜的言语心生厌恶。她站起身送走客人，返身没好气的说：

“调情也不看个场合，谁像你不顾羞耻？”说完用手拂了拂搭在眼角上的头发，一扭身子冲出了门。

面对妹妹的背影，何中宝什么话没说，脸上也无丝毫表情。他只有兄妹二人，父母早在文革期间饿饭患黄肿病死了。为了生存，他带着妹妹远离故土流落异乡。1982年，他跑到龙溪市，在朱达志公司里谋到一份门卫的差事。朱达志公司是专门走私彩电的。当时，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，同时，又在尝试商品经济（现在叫市场经济），因此，在商品价格上实行的是双轨制。朱达志脑袋灵活，双轨制有空子可钻，便利用各种关系将计划内的物资倒出来，再按市场价格卖出去，很快掘到第一桶金，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，变成一个拥有千万资产的暴发户，成为龙溪市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。在朱达志的公司里有一位叫高建的，与何中宝同岁小月份，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能写会道，脑袋好使，被朱达志聘为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，与何中宝很合得来。高建只有寡母跟随在身边，他一上班，老母在家显得寂寞。刚好何中贝无人照看，他便让何中宝将妹妹寄养在家中。中贝比中宝小十多岁，瘦得像螳螂，光骨头架子，头发稀疏而又泛黄。到高家后不几年，没想到出落成漂亮的女子，一双眼睛亮得能沁出水，一头黑发像瀑布般铺洒在脑后。不久，高建的寡母去世了。虽说他对中贝有了意思，却因种种原因没方便向对方表达爱慕之情。拖到后来何中宝鸿运亨通，由门卫升为保卫部主任，进而又升任公司执行副总。而此时的高建却与其

相反，走了下坡路，副总的头衔已被取消，只剩办公室主任一个职务，公司决策层已无他的位子。相比何中宝的飞黄腾达，高建感觉像矮了一节，尽管在偶然不多的见面里，他看不出中贝对他有嫌弃之情，但，却没主动向中贝发起过进攻，更没托人向何中宝提亲。接下来是经济秩序整顿，朱达志犯罪潜逃，在这风云变幻之际，他又遭遇车祸，右腿致残，从此文人失意，对如花似玉的何中贝连想也不敢想了。

何中贝对何中宝却怨恨万分。人说长哥比父，你这个哥却一点儿也不懂妹妹的心事。在朱达志公司时，你心里只有朱总，只想往公司上层爬。自己办公司后，你眼里只有金钱和别的女人，还有就是那些狐朋狗友，就连小狗陪陪都比妹妹重要。一想到被耽误的年华，一看到别的同龄人挽着男人的臂膀欢撒撒娇，何中贝就有气。整天过着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日子，还有这搓麻将、斗地主，何中贝越发觉得腻味。她经常暗自落泪，当哥的太不体贴她了，刚才看到哥哥捏嫂子的胸脯，她也恨不得有人来捏自己一下。

何中宝精明而又狡滑，对中贝的哀怨他当然清楚。送走妹妹的背影，他收回目光问顾玉玢：

“育才学校的刘老师来过没有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顾玉玢冷冷地回答。

何中宝脱下衬衫，露出泡沫般的胸脯，接着问：

“你天天在家，怎会不知道？”

“你也没让我管你妹妹的事呀！”

“我妹妹不是你妹妹？她的事我能管你不能管？”

“你说的啥事呀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育才学校那个刘老师，样子还看得过去，可他是杜恒弄来的，况且书生味太浓，这世道赚钱才是真本事，我能让妹妹嫁给一个书呆子吗！”

“我不懂，你刚进屋就谈这个事。”

“你没看到吗？我捏了你一下，她忌妒了，我知道她的心思，她触景生情，想男人了。”

“哪个女人不思春？她想也是自然的，我看那个刘老师就不错。”

“不该是个柔弱教书匠。”

“旧观念，现在许多大款都是知识分子，你可以派人再具体了解一下那个姓刘的。”

“这事我早就考虑过了，余长子回来没有？他下次出差，就叫他顺便打听打听刘玉成。”

“余长子回没回来，我不清楚。龙溪艺术团倒是从省城赶回来了，就是不见杨亚萍的人，听说这次在歌手大赛中得了大奖，省电视台聘她为特约演员了，要参加省里的专场演出。”

“特约不等于调去了，要调，也得征求我的意见吧！”何中宝用衬衫抹了一下胸脯上的汗，两只乳房与女人无二，上下颤动着，把带着浓重汗味的衬衫扔进顾玉玢的怀里，正欲起身，保姆刘嫂走了进来。

“何总，水放好了，洗个澡吧。”

“洗什么？我身上也不臭。”

顾玉玢盯着丈夫，心里十分不满，她叫刘嫂收起桌上的扑克牌，自己往窗口的半圆沙发椅一坐，拿起茶几上放着的玉溪烟，揷然打火机，使劲吸了起来。

何中宝看着顾玉玢生气的样子，叫刘嫂倒了一杯啤酒，贪婪地咂了一口，捧着酒杯，半天不说话。这样的時候，别墅里的大小都知道何总两口子在打肚皮官司，只要不危及到人身安全，是会有人前来掺合的。

顾玉玢故意装得十分悠然，口里吐出一连串烟圈，但，绝不是以此来引起何中宝的注意。她同何中宝同庚，都四十有三岁，由于保养得好，面庞仍然十分柔嫩光滑，胸脯挺拔，体型保持很好，线条

明显，走在大街上，多少男人的眼睛总会被她所吸引。她当然经得起男人们的注目，从外形看，他至多不过三十岁。这时，何中宝忍不住看了她一眼，她仍是十多年前的那位公主。在野人峡避暑那段时间，虽然，每晚都有女人陪着，但，那都是野鸡，身上不知烙下多少男人的印痕，和她们在一起，除了一种原始发泄外，再无其它快意。看着顾玉玢，情欲像蛇一样绞缠着他，使他呼吸困难，甚至有窒息的感觉。

顾玉玢是他的第一个女人，他却不是顾玉玢的第一个丈夫。他跟着朱达志来到龙溪时，朱达志已经过了两个老婆。那年，朱达志到广东押运彩电，在河源看到一位小家碧玉，深深为她的美妍容貌所惊倾，于是，不惜花重金，打动了女子父母的心，在尚未与前妻离婚的情况下，用甜言蜜语赢得了女子的芳心，后来又高价离婚，让这位女子成了名正言顺的夫人。这便是顾玉玢的第一次婚姻。

几年过去了，顾玉玢没有生育。这年秋天，朱达志走私彩电从南方回来，只见顾玉玢精神倦怠，脸色蜡黄，间或出现呕吐。朱达志日思夜想的就是顾玉玢能为他生一男半女，看到眼前的情景，心想顾玉玢准是怀孕无二，于是倍加疼爱。在三任老婆中，朱达志最爱的就是顾玉玢，可美中不足的就是肚子迟迟鼓不起来，眼下看来他们的爱情就要结晶，虽然迟了些，但毕竟有了成果。他坐在床沿，揉揉顾玉玢的乳房，又揉揉肚子，不厌其烦的问顾玉玢想吃什么。被问烦了，顾玉玢随口说了声想吃酸水坛子泡的金钱玉。顾玉玢也真怪，不说也罢，一说泡金钱玉，倒真急火攻心，似乎不立刻吃到金钱玉便活不成一样。

这可是个难题，如今什么东西都好买，就是买不到金钱玉，况且是酸水坛子泡出来的。朱达志找来高建问哪儿能买到酸金钱玉。高建花了两天的功夫查阅有关书籍也没查到金钱玉的资料。回到家里也没忘和寡母聊这件事，何中贝无意听到了，便问：“建哥，你要金钱玉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金钱玉有啥用？是我们老板的夫人要吃金钱玉，而且要酸的，说是小时候吃过。”

“我们老家多得很，家家户户都淹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高建如获至宝，立即到公司向朱达志汇报。朱达志叫高建把何中宝叫到办公室，问他知不知道金钱玉。一说金钱玉，何中宝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：

“我们老家那地方有很多人种金钱玉，金钱玉实际上是一种长在土里的薯类植物，浑身金黄，肉又细又白，据说当年王昭君就非常喜欢吃金钱玉，所以，她成了倾城倾国的美人，她那身雪白细嫩的肌肉就是长期食用金钱玉的缘故。”

听了这通高论，朱达志连叫：“行行行！你火速回你老家，给我买些回来。淹过的金钱玉，连泡菜坛子一块儿买。”

“买几斤可以，买多了，恐怕……”

“我派余长子同你一起去。”朱达志打断何中宝的话。

何中宝和余长子一块儿回到老家，果然不到三天，便以丰厚的价格收购了两泡菜坛子淹好的金钱玉。

看到何中宝满载而归，朱达志十分高兴，一边安排人把金钱玉给家里送去，一边打印文件，任命何中宝为保卫部主任，工资也由过去的四百五十元提升到一千元，还安排了一套单元房。当保卫部主任不到一年功夫，何中宝把公司的安全保卫工作抓得井井有条。朱达志看出他在管理上很有一套，是个天才，又任命他为公司执行副总经理，成为公司除朱达志以外的最高行政长官，过上了出门有小车，办事有秘书的日子，何中宝可算混出了头。这时，高建的寡母去世，他便将妹妹接了回来，就差取一个像顾玉玢那样的女人了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安家立户的女人尚未找到，朱达志因走私和偷税受到查处。通过关系，朱达志提前了解到风声，准备屁股抹油开

溜，只得留下吃了金钱玉果然病情好转却没生出半个男女的顾玉玢。这些日子，何中宝也焦急万分，自从得到朱达志的赏识连连晋级之后，他已把自己的前程拴在了朱达志腿上。一天傍晚，他应约来到朱达志家中，只见顾玉玢泪流满面，朱达志正在收拾密码箱。

“出啥事啦？”他问。

“他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想扔下我不管，呜呜……”顾玉玢哭得更凶了。

“这一去，前途未卜，再说，带着女人，目标太大，我这是亡命天涯，你跟着有什么好处？”朱达志激动的咆哮着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何中宝吃惊了，他也不希望朱达志发生不测，“不明不白的，怎么就要走。”

“我请你来，就是要说清楚的。”朱达志让何中宝坐下。

“什么事，朱总你请讲。”何中宝故作平静的说。

“我有事要拜托你。”

何中宝知道事情可能很严重，因为，跟朱达志这几年，对他用如此客气的语气讲话还是第一次。朱达志说，他刚接到一个关系提供的信息，检察机关已对他走私偷税的问题插手，他知道问题的轻重，如定罪的话，轻则无期，重则掉脑袋，此劫难逃，不如跑出去，也许能找到一条生路。

听到这里，顾玉玢的哭声更大了，她怨朱达志对她一直是虚情假意，大难临头，只顾自己。心乱如麻的朱达志在屋里来回走过来。

“朱总，你到底有啥想法，快说出来，该我何中宝出力的，我万死不辞。”

“当然只能靠你了。”朱达志停止走动，眼神直视着何中宝，“刘备白帝城托孤，把儿皇帝托咐给诸葛亮辅佐；我是托妻，求你照顾好玉玢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朱达志久经杀场，见过许多世面，历过多少风雨，他终于说服顾玉玢暂时留在龙溪，一年以后，风声平息了，再来接她。他把收拾好的两个巨型密码箱，搬起一个放在桌子上：

“这箱子里共有现金、支票及存单一千二百万元，其中的二百万元作为玉玢的生活费，一千万元由中宝另行申办公司，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是我留下的。只要你能在龙溪站住脚跟，没有我，你也能叱咤风云，我相信你的能耐。”

在龙溪江边分手时，朱达志拽着何中宝的手，久久不言语。月亮映在江中，何中宝看到的是黯然神伤和无限凄凉的面孔。

“我这一走，何日是归期，恐怕再无可能，至于对玉玢一年为期的许诺，那是为了安慰她，人作孽不可活，我前面的路不用说你也知道。”

“朱总，你会好起来的，”何中宝打断朱达志的话。

“不，你别安慰我。”

“我一定等你回来，”何中宝拍着胸脯，“我一定照顾好夫人，你放心走吧，有我就有夫人。”

朱达志摇摇头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

“你也不必等，也许你们会很快听到我的消息，也许永远没有我的消息，一年以后，有无我的消息，玉玢的事都由你处置。”

朱达志双手抱拳躬身一揖，从车内取出密码箱，转身就走。

“这车……”何中宝惊呼。

“开回去，你处置吧！”朱达志快步消逝在月色中。

朱达志外逃不到半年，在司法机关追逃缉捕中，拒捕自杀。顾玉玢后来成了何中宝的妻子，一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，一场巨变成了现实。顾玉玢在公司上下所有人的眼里是高不可及的，如今却落入他的怀抱，而他付出的只不过是一年的等待。何中宝暗自庆幸自己一帆风顺的命运。可是，日子一长，他不胜懊恼，尽管顾玉玢给他生下了儿子，却总觉得她并不属于自己，究竟为什么，他

说不清楚。

何中宝收回记忆，又往嘴里倒进一口啤酒，由于太急，呛进喉腔，连声咳了起来，顾玉玢按熄烟蒂，走拢来，在他背上捶了捶，揶揄道：

“急了喝开水也卡喉咙，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子。”她叫保姆去龙溪艺术团请杨亚萍过来一下，就说何总请她打牌。

“你不是说杨亚萍没回来吗？”何中宝咳完了，又喝了一口啤酒。

“先没回来，现在还不回来么？”

说完走进侧门，到自己卧室去了。

第二章

一辆乳黄色的宝马轿车从龙溪宾馆门前驶过，风驰电掣，站在窗口的高建眼睛顿然一亮，好漂亮的车子，在龙溪市只有何中宝拥有一辆，可已被带到野人峡去了。那从门前驶过的宝马又是谁的呢？由于车速快，高建没看清车里面的人，该不是何中宝从野人峡回来了？

高建从楼上办公室急匆匆下来，寻着车声跑了几步。这时，宝马车放慢了速度，缓缓驶入斜对面那幢二十五层高的大厦门口前停了下来。那是天飞公司前任老总杜恒开的宾馆，已达四星级水平，高建心里很是忌妒。我龙溪宾馆虽无二十五层的高度，但论气派和级别与飞天宾馆比起来难分伯仲。难道龙溪宾馆就那么不起眼？高建心头不免有点儿自惭形秽，他兀自转过身子，抬头望望屋顶的霓虹灯牌，镶着金边的龙溪宾馆四个巨型红字在晚霞的辉映下，光芒四射。这四个字是何中宝高价托人到北京找一位部级领导书赠的，字是颜体，十分苍劲，许多内行人都说字体功夫很深，高建也为这字深感荣幸。在龙溪还没有哪家宾馆牌子上的字出自名人之手。何中宝文化低，不知字是什么体，却也夸写得好：“有了这几个字，建子来经营，一定能发大财。”

朱达志跑了以后，公司不几天就解体散伙，由于人死无对证，何中宝所得的资财谁也不知道，在处理剩余资产时，又敛进不少。公司员工大多来自外乡，只能最后看一眼这个山高水长的城市，揣

着用汗水换来的一点儿可怜工资，有的甚至没拿到工资，离开了吞噬过他们一段人生的地方。高建孤身一人没有去处，尽管怀揣大学毕业文凭，但，瘸着一条腿，走到哪儿，除了人们的同情眼光外，再就是鄙视和嫌弃，求职无疑是十分困难的。他去找何中宝商量。何中宝正准备申报公司，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，他本人当然是一窍不通，包括起草公司章程等，都急需一个得力的人，而高建正是理想的人选。而且，凭着一股子江湖义气，高建家收养妹妹的滴水之恩尚未回报。因此，他毫不犹豫地對高建说：“建子，你若不嫌弃，就留下，我到哪儿，你就到哪儿，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一口饭吃。”

何中宝没有忘记朱达志的嘱咐和指点，他继承遗志，申报了一家公司，高建就留在身边继续干过去办公室主任的工作。但，何中宝的龙溪公司文书工作很少，办公室无事可干，高建闲得心慌，也不想玩着吃白食。于是，何中宝就把龙溪市东方大道桥头的一家街办旅社买了下来，经过改造，便成为今天的龙溪宾馆，让高建出任宾馆经理，龙溪公司也由此改成龙溪集团。出任宾馆经理，对高建来说求之不得，但又担心经营亏了，不好交代，因而心存疑虑。顾玉玢知道了，便承诺赚了钱平分，赔了她贴。何中宝不同意，他说中贝那些年全靠高母照看，还未报答过，宾馆赚了由顾玉玢和高建平分，亏了由他来补贴。

龙溪宾馆开业以后，生意没有天飞宾馆红火，也没有马大哈的南华宾馆好，但，每年下来净赚三五十万还是不成问题的。随着何中宝龙溪集团经营和业务规模的不断发展，前来做生意的也越来越多，龙溪宾馆又经过两次改造升级，经省市旅游局验收，发给了四星级证书，宾馆在龙溪的影响进一步扩大，许多来龙溪的旅客，不少人入驻龙溪宾馆。

高建打心眼深处感谢何中宝，没有何中宝就没有他的今天。他经过筛选，三天两头把一些从顾客中搜集到的有价值的信息整理归类，给何中宝送去。久而久之，龙溪宾馆便成了何中宝的信息

资源部和联络站。

那辆宝马车虽然颜色与何中宝的无二，但，行驶的灵巧样子似乎又有区别，马达的声音特别悦耳。高建忽然想起余长子曾说过何中宝买的宝马车是一辆拼装货。这样一想，再看一下眼前驶过的宝马，他对何中宝的宝马是水货更深信不疑了。当然，刚才驶过的宝马是何中宝的也难以预料，恐怕是何总从野人峡回来了，先到天飞宾馆有事呢？为什么不去看看？如是何总，不正好请来为他接风嘛！他打开手机，对助理何中海说有事出去一下，有人找，打手机联系。

他正准备动身，停在飞天宾馆的宝马启动了，掉头向这儿开了过来，尽直停在了大门口，从车上下来一位大高个，虎背熊腰，穿着毕挺的西装，提着密码箱走进了大堂，后面跟着一位漂亮的女人。

高建赶紧尾随进去，主动上前打招呼：

“你好，先生，请问住店吗？”

“不住店就不能来吗？”客人上下打量着高建，心想如此豪华的酒店怎么搞一个瘸子当接待员。身后的女人也注视着高建。高建这时才认真地看了女人一眼，不禁心头一惊，此女人竟与顾玉玢一样，楚楚动人，他镇定了一下情绪说：

“不！不！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对客人我们一律表示欢迎。”

“这宾馆老板是不是姓何？何中宝？”

“我姓高，就是这个宾馆的经理，何中宝是我们集团的老总，有什么事找我，我也能协助你办好。”

“那好，先住下再说。”

来人自称姓白，叫白雄。高建留意看了看白雄牛高马大的身材，心中道：此人应该叫白熊更确切一些。他叫来何中海，让其帮客人把车开到宾馆后面的停车场。说这车名贵，停好后派人洗干净。

“老板对车挺在行啊！”白雄说。